

信念若有形象，一定会是灯塔模样

——叶家五代守塔人的约定

张文波 顾寅松



七里屿俯瞰。(陈潇 摄)

9月29日中秋节，万家团圆的日子，重访七里屿。

这次和叶超群再上七里屿，我们等待了一年时间。

一年中会发生很多事，像爷爷、爷爷的爷爷所经历那样，辗转多地守塔。两个多月前，叶超群调到舟山洛迦山灯塔。所以，这次对他而言，也是重访。

七里屿，在东海之滨。小岛因距镇海7公里而得名，浙东海域1300多个大小岛屿如群星闪烁，它是一颗耀眼的星辰。

岛上的七里屿灯塔，背靠“世界第一大港”——宁波舟山港，指示着巨轮远涉重洋走向世界的方向。

每当夜幕降临，星垂四野，千帆竞逐，有一束光，发自七里屿灯塔，照亮茫茫大海。

从甬江口北岸的东海航海保障中心宁波航标处出发，乘船约40分钟，穿过船头翻滚的大浪，泊岸登岛，攀上七里屿灯塔。

南望，是蓝的天，黄的海，红的旗。

北望，是珠链卧波的跨海大桥。

东望，是浩瀚的东海。

西望，是招宝山上高高的鳌柱塔，阳光透过云层，散射在海面上，涌起万点银光。

最是那西北方向的俯瞰，惊涛拍岸，镶着银边的岛屿探出的岬角上，坐落着始建于1865年的老灯塔，就像莫奈的油画在海上徐徐展开。海风拂面，四面涛声，美得摄人心魄。

(一)

谁能想到呢？

7月25日，叶超群调离七里屿，最后一个班的中午，雷暴击中了灯塔，“主灯打坏了，还打坏了两台柴油机。”几个人忙活到下午4点才修好。

像这样的恶劣天气，在叶超群值守七里屿的记忆里只有两次，上次还是2015年。

离开这里才两个月，叶超群就有些挂念。中秋节去看看大伙儿。“设备都还正常吧。”

“一切正常。”

上岛见到老伙计，坐下来第一件事，就问起了灯塔设备状况。

与去年10月11日那次采访相比，叶家五代守塔人叶超群，寸头没变，弯眉没变，圆眼镜没变，目光中多了些许温和与坚定。

七里屿的过往，历历在目。小时候叶超群有很多梦想，“春暖花开啊，诗和远方啊，每天吹吹海风，听听海浪的声音，很浪漫的。”是的大海、小岛、灯塔、潮涨潮落、花开花谢……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人来说，集齐了全部的浪漫要素。

远处城市繁花似锦，眼前港口航船匆匆。

七里屿0.03平方公里，一天24小时，一周七天，只有叶超群和他的同事三个人，真守下来，那是长期的与陆地隔绝，与家人聚少离多。

早晨7点，把柴油机打开，为岛上提供一天的生活用电。擦拭灯罩、巡检机房、检查电路。

沿着高高低低的水泥台阶，发电间、设备间、值班室、会议室连



叶超群重上七里屿。(张文波 摄)



叶超群在检修灯塔设备。(张文波 摄)



叶超群在介绍灯塔射程。(张文波 摄)

在一起，厨房在一处，宿舍在一处，还有山巅的灯塔，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转一圈都用不了半小时。

“不愿意，不想来。”叶超群当初上岛，内心是抵触的。

守塔塔苦，岛上闭塞，生活无聊……多年守塔的爷爷沉默寡言，他不想变成爷爷那样。“爷爷打电话给我爸，我爸说，现在岛上环境条件比过去好多了。”爸爸在白节岛灯塔守了5年，在花鸟山灯塔守了5年，叶超群将信将疑上了岛，“我想看看现在守塔和过去守塔，

到底有什么区别。”

叶超群今年35岁。刚上岛时，灯塔的主灯是TRB-300，现在已经换代成TRB-400。区别太大了，爷爷讲，早先守塔人每小时得为煤油塔上弦，现在灯塔自动运转；过去单纯靠灯塔指引，现在有了数字化航标数据库和电子海图。

只有一样没有变，就是孤岛上的生活单调乏味。上岛的兴奋劲退却后，随之而来的是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单调和寂寞。“难熬，尤其是一周值班的最后一两天。”

这还不算什么，最怕的是家人生病等突发状况。

2020年4月初，出生不到半年的儿子“塔塔”患上荨麻疹，一直看不好。赶上疫情调班调不了，“我半个月下不去岛，只好不时地给家里打电话。”近在咫尺，叶超群却只能让妻子一个人带着孩子去杭州、去上海看病。

守护七里屿灯塔的日子，10年过去了。

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

爷爷的爷爷叶来荣，是浙东最早一批守塔人，他在守护东海白节岛灯塔的时候，一定不会想到，他的子子孙孙都会追随他的脚步。爷爷的爸爸叶阿岳、爷爷叶中央、爸爸叶静虎，再到叶超群，白节岛灯塔、鱼腥脑岛灯塔、七里屿(屿)灯塔、洛迦山灯塔……五代人接力在浙东海域辗转守护过12座灯塔。

守塔的孤独熬过了130多年。

五代灯塔工用寂寞铸就浙东海上交通运输史上生生不息的精神灯塔。

(二)

“00：00，接班，塔上一切正常。”

02：00，塔上一切正常。

04：00，塔上一切正常。

06：00，日出时间，塔灯自动关闭，塔上一切正常。

08：00，气温13℃-17℃，北到东北风5级-6级，塔上一切正常。

10：00，塔上一切正常。

12：00，塔上一切正常。”

这是2022年10月13日叶超群一个班次的记录，也是普普通通的一天。

叶超群是家里唯一的孩子，大学专业是人力资源，毕业后当过两年兵，后来又在一家私企做了两年。爷爷曾多次给他说起：“还是去做灯塔工吧……”

“工作好好的，为什么要做灯塔工？”叶超群的疑问，正像爸爸当年的疑问。

爷爷叶中央是叶家第三代守塔人，守塔守了40多年，在他看来，守护灯塔是叶家人的使命和责任。

“爷爷很小的时候就上了岛，他和父亲叶阿岳一起生活在父亲驻守的鱼腥脑岛灯塔上。1944年，爷爷刚5岁，一次台风中，爷爷的父亲为了帮一艘补给船转移，遇到风浪，被大浪卷走了……爷爷就接了班。后来，爷爷辗转去了三星岛，可是没想到，1971年，我的奶奶和小姑姑春节前上岛探望爷爷的时候，遇到了海难。奶奶和小姑姑的遭遇，让爷爷坚定了守塔的决心。爷爷觉得他应该守在这个海岛上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，来保证别人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。”

《中国沿海灯塔志》记载，“夫海岸之灯塔，犹海上之逻卒也。处境岑寂，与世隔绝，一灯孤悬，四周幽暗。海风挟势以狂吼，怒潮排空而袭击，时有船只覆没之惨，常闻舟子呼援之声。气象险恶，诚足以惊世而骇俗也。”

守塔，寄寓了叶家五代人全部的悲欢离合。

接踵而至的命运打击，爷爷叶中央只向组织提出了一个要求，“给我换一座塔吧。”1984年，爷爷为儿子叶静虎报名做了灯塔工。2013年4月，叶超群也紧随父辈步伐，登上了七里屿灯塔。

刚上岛的时候，叶超群不太理解爷爷的这种心情。爷爷从来没有对他说过这些事情，参加工作后的一次岗前培训，他听到了这个故事。后来，一次雷击事故，彻底坚定了他的想法。

2015年8月，一场暴风雨袭击了七里屿。

“一个雷落到岛上，把灯塔的主灯和备灯全打坏了。主备灯同时不亮属于重大安全事故，如果日落后天黑前不亮，就要发航海通告，情况十分危急。”叶超群讲述起当时的情景仍心有余悸，“当时，闪电交织成蜘蛛网，冒着倾盆大雨和雷电再次突袭的危险，我和同事一口气跑到塔顶。”

主控控制箱线路板被击穿，备灯蓄电池短路，在阵阵焦味中，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抢修，他们赶在天黑前将灯塔重新点亮。

这次事故让叶超群深刻体会到

7月25日，叶家五代守塔人叶超群奉调前往舟山普陀区境内的洛迦山灯塔。此前一直值守位于镇海口的七里屿灯塔。9月29日，中秋节，叶超群重返心心念念的七里屿，看望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和同事。叶超群今年35岁，他把人生最美好的十年，献给了七里屿。重登七里屿灯塔，海天如昨，心潮澎湃，他写下了这篇内心独白。

——编者

写给七里屿，我守塔的第一个十年

叶超群

阔别数月，重返七里屿。

登高远眺，“世界第一大港”——宁波舟山港港区尽收眼底。

尽管是中秋国庆双节假期，进出港的航道上过往的船舶依然繁忙。目力所及，是港区码头那一排排高耸的龙门吊，再往远处眺望，朦胧中显出大船的轮廓，如梦似幻。一阵恍惚间，思绪仿佛被拉回到十年前刚上岛的日子。

那时候，爷爷让我上岛守塔，我也犹豫过挣扎过，因为我从小就是听着灯塔上的故事长大的，在我的印象里，灯塔是孤独的代名词。虽然父亲和爷爷常年不在家，但偶尔休假的时候，饭桌上总会聊起关于灯塔的点点滴滴。

守塔的生活是这样的：

夏天，有时候个把月不下雨，岛上就没水了，灯塔工们不得不严格把控每人每天的用水量。

遇到台风天，宿舍与灯塔之间短短数十米的距离却成了灯塔工难以跨越的天堑，每当这个时候必须拉起一道防风索，值班的人只能用匍匐的姿态拉着铁索通往灯塔，稍有不慎就会被狂风吹走，撞向树木甚至围墙。

在岛上工作，最怕的还是生病，通信不便，生了病只能熬着。我爷爷那时候就因为连续一周高烧，没能及时就医，落下了陈旧性肺炎。对我来说，灯塔工不是一份理想的职业。

但对爷爷而言，他跟灯塔有着无法割舍的情感。他的父亲、妻子、小女儿，都因为他的这份工作而葬身大海。因为自己淋过

雨总想为别人撑把伞，“人在灯亮”的誓言常常挂在爷爷嘴边。也是爷爷的这份坚持与执着，深深地打动了。

最终，我还是像爷爷、父亲一样，成为一名孤岛上的守望者。

遥想当年，我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有生之年，我想沿着祖辈的足迹踏遍浙东海域十二座灯塔，去见证这些孤悬海岛的前世今生。”

守塔十载，七里屿、洛迦山、花鸟山、白节岛、下三星、半洋礁等灯塔都已踏足，离我当初的梦想更近了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，浙东海域十二座有人值守的灯塔已缩减到七座，无人化、自动化灯塔是发展的必然趋势。有一天守塔人这个职业也许会退出历史舞台，但灯塔始终会矗立在茫茫大海中，继续为远航的人们指引归家的方向。

时光荏苒，我们叶家五代人已在这浙东这片海域守望了一百多年。岁月变迁，设备更替，但“人在灯亮”的家族誓言不曾动摇。

很多人问我：“是否会像祖辈一样始终坚守，把灯塔精神代代相传？”这个问题我无法正面回答。但我知道，对于航海人而言，灯塔是家的方向，灯塔不亮了，他们就找不到回家的方向了。

现在，“人在灯亮”也成了我的誓言。无论是哪座灯塔，我在岛上的每一天，都会用心守护好它，让它在每个日落之后都能准时亮起。

如果信念有形象，在我心中，那一定是灯塔的模样。



爷爷叶中央、父亲叶静虎、叶超群三代塔工合影。(叶超群提供)

自己这份工作的真正意义，也让他对爷爷和灯塔的感情有了进一步的理解。

人在灯亮，那是叶家人生死所系的大事。

(三)

2018年6月，国际航标协会(IALA)第十九届大会在韩国仁川举行，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航标主管机关、专家学者，共同商讨提升增强航海保障的新技术和政策导向。

叶超群受邀参加，登上仁川八尾岛灯塔。人们得知叶家五代人都是守塔人的事情，韩国的同行肃然起敬，一位法国同行摘下配有埃菲尔铁塔图案的领带赠给他留念。

全国优秀引航员、宁波引航站正高级引航员潘国华也在今年中秋节登上七里屿，一上岸，他就拉住叶超群的手，“我领航38年了，一直很想上岛来看看你。叶家五代人的故事我早就听说了，今天我特别想表达一种感谢，感谢你们给我们提供了定位，指引了航向。别人的成功轰轰烈烈，你们的成功默默无闻。”

叶超群喜欢现代文学，喜欢东野圭吾的《解忧杂货店》《白夜行》，也喜欢大冰的《乖，摸摸头》，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，他笑称读不下去。他的心中，有一片

海，这片海，有一望无际的碧蓝，也有狂风暴雨、惊涛骇浪。“岛上的日出、日落千变万化，每天都都不一样。日出时分从东方露出鱼肚白到旭日东升，再到日落时分宽阔的海平面上映衬着老灯塔的万道霞光，偶尔瞥见的那一刻，就会觉得这样守塔，值！”

“5秒一闪，是七里屿灯塔；15秒一闪，是花鸟山灯塔，每座灯塔都有自己的固定发光频率，就像是属于它们自己的语言，这就是灯塔。”叶超群说，茫茫大海上，点亮的灯塔，帮助船只辨别方向、位置，沿着塔光航行，就可以到达预想的位置。

“现代航海科技越来越发达，灯塔的作用慢慢减弱，如果有一天灯塔完全变成自动化了，你会不会感到失落？”我们问，叶超群说，不会。

“像我们这样，一家人三代五代守塔的并不少见，我们一家五代不过是守塔人的一个缩影，历代的守塔人都是这样默默无闻在付出，守塔精神就这样传承下来了。这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80后叶超群，选择了一条比同辈人更“孤独”的人生道路。在他看来，这种“孤独”不是常人眼中的单调乏味，而是对家族梦想的坚守，是为了守护心中的那片海。

浪涌之间的点点星火，那是家人、陆地、故乡和希望。向海而兴、逐梦深蓝，发自暗夜的灯塔的光芒，生生不息。